

第四我线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

汪学起 是翰生 编



第四我棧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振中

第四战线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揭实

汪学起 是翰生编著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三河县南杨庄装订厂装订

*

1988年7月第一版·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91千字

印数：1—105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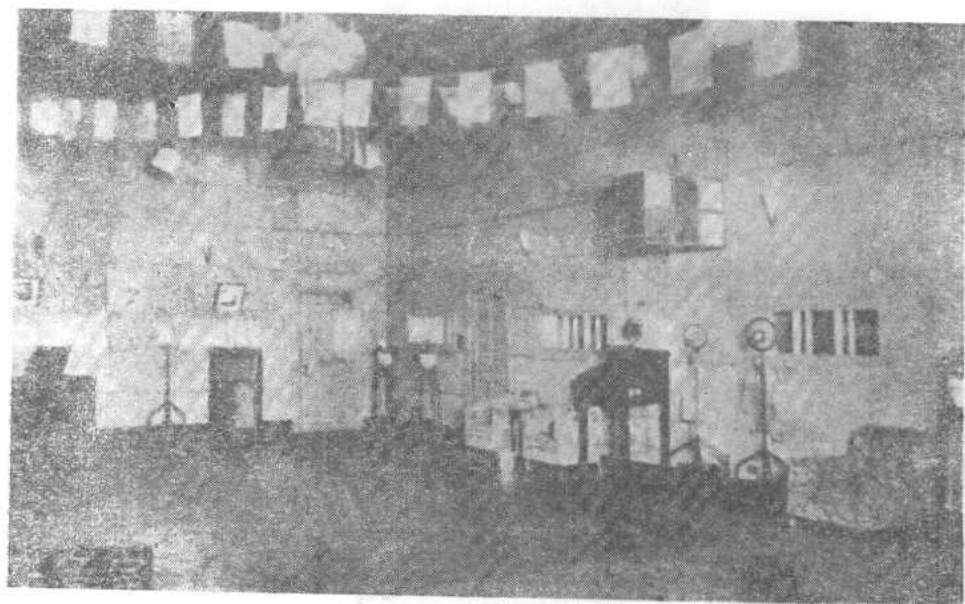
ISBN 7—5034—0045—5/K·0038

定价：2.35元

G229.2
445.4-5
2326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全景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发音室



蒋介石在作广播
演讲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副委员长冯玉祥在作广
播演讲



马寅初先生在
作白银问题的演讲



小提琴
名家马思聪
在“中央台”
演奏



“南京之莺”
刘俊英在播送新闻



中央大学实验小
学儿童在播音

原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第一代女播音员吴祥洁（右）和老伴程灏先生



上海市
民革副主席、原国民
党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
兼编辑周邦先生

南京艺术学院
教授、原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组长甘涛先生（左）虽年逾花甲，仍在海人不倦地辅导青年民乐爱好者。



序

《第四战线》一书有一副题：“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这说明它是一部有关广播专业史方面的史料书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纷纭复杂的风云变幻。读者可以从了解到一般中华民国史书中所很少涉及或者未曾涉及的许多重要史实。因此，值得向广播界的同行及其广大读者推荐。

广播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这个新兴传播工具的优越性，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特别是由于它借助电波，把声音输送给听众，传播情报和信息的速度极为迅速，范围非常广泛，功能多种多样，收听又十分方便，因而，世界各国纷纷兴办广播电台，来传播新闻，发表政见，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它直接深入千家万户，地不分南北东西，人无论老少男女，每天每时都受着它的影响。所以，在任何国家，广播电台都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舞台。每个国家的广播史，都不能不敏锐、生动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

在我国，广播事业史是史学中的一个新的学科，近几年才普遍开展起来。不过，关于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历史，还不曾听说大陆上有人专门去研究过。然而这在中国广播史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今天，已经有可能，也有必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它在中国上的兴衰和变迁。因此说，本书作者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

当然，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政治属性是不言而喻的，“党国喉舌”的称号就表现了它非常鲜明的政治色彩。不过，在该电台存在期间，中国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

DN137/109

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它不同的任务，起了不同的作用。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壁垒森严，斗争尖锐激烈，国民党当局把广播宣传称之为除陆海空军以外的“第四战线”，在中国的上空，传播了违背人民利益的反动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国人民展开了壮烈的八年搏斗。其间，阶级矛盾交织着民族矛盾，呈现了复杂的局面；时而联合对外，一致御侮，时而内部阅墙，狂飙突起。从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人民欣喜地聆听了周恩来同志情词恳切、庄重而又亲切的声音，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看清了抗战的发展前途；聆听了宋庆龄、冯玉祥等著名爱国人士的慷慨陈词和正义呼声，受到巨大的鼓舞。国民党当权者和不少有识之士也在该台发表过一些救亡言论，亦应书之史册。在国民党当局掀起反共高潮之际，它又推波助澜，使多少人忧心如焚，奋起抗争；也使不少人受到欺骗和蛊惑，一时迷失了方向。

同时，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工作的人员，政治上也并非清一色，不宜用“反共”、“反动”一言以蔽之。踏进“党国喉舌”大门的人们，各有不同的政治背景，怀着歧异的抱负。其中，不乏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和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那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为了民族大义、祖国命运，表现出了可贵的独立人格和对事业的顽强追求。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的时刻，很多人毅然弃暗投明，留在大陆，走上新的道路，在人民广播工作岗位或者文化战线上，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如今，他们有的已是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万千感慨；遥望海峡对岸，愿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略尽绵薄。

所有这些人与事，作者都摒弃极“左”的、简单化、绝对化的偏见，实事求是地还他们本来的历史面貌。同时，作者还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史料，经过认真的核实，使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可靠性。对于民国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广播电台的活动，广播界一些人物所走过的崎岖道路，乃至轶事

趣闻，本书都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既不溢美，也不隐恶，文字流畅，生动可读，并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中共中央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后，海峡两岸的人民已经看到了光明的前景，都在为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而殷切期待着、努力着。在这重要的历史时期和大好形势下，出版这本书，对人们起到“鉴往而知来”的作用，无疑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杨兆麟

1987年9月

目 录

楔子·····	(1)
“揭幕大典”前前后后·····	(2)
“东亚第一，世界第三”·····	(9)
中央电台与“中统”·····	(15)
救亡呼声响四方·····	(18)
“南京之莺”·····	(24)
孙科的乡音演说与两广事变·····	(30)
“儿童节目”三姐妹·····	(35)
广播剧春秋·····	(42)
“献机祝寿”和拥蒋宣传·····	(48)
围绕“西安事变”的“广播战”·····	(57)
汪精卫摇唇鼓舌·····	(65)
罗家伦“无话可说”的话·····	(73)
冯玉祥大声疾呼·····	(79)
防空宣传和日军轰炸·····	(87)
告别金陵 西迁重庆·····	(96)
“重庆之蛙”大振声威·····	(102)
共产党人的呐喊·····	(108)
向日本人广播·····	(113)
庆祝“联合国日”·····	(119)
蒋介石夫妇对美国的一次广播·····	(125)
宋美龄对美国的一次特别广播·····	(129)

纪念苏联卫国战争一周年·····	(134)
“美国祈祷日”和于斌大主教·····	(139)
吴保丰的道路·····	(143)
往事依稀话“国乐”·····	(151)
重庆——南京——东京 最重要的广播·····	(159)
战 后 “接 收”·····	(168)
“还都”南京·····	(173)
战后扩充建设·····	(179)
“第四战线”的内战硝烟·····	(183)
“战地记者”潘启元·····	(192)
外国专家邓乐夫·····	(199)
“币制改革”种种·····	(204)
“山雨欲来风满楼”·····	(208)
代理台长张维和·····	(213)
北平——南京 一次不平常的广播通话·····	(221)
中共地下党保卫电台的斗争·····	(225)
尾声·····	(229)
后 记·····	(231)

楔 子

南京，这座举世闻名的中国古城，历史在这里印下了深深的足迹。多少政坛风云人物，在这里一逞胸志；多少仁人志士，在这里驰骋壮怀；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传诵千古的诗篇；又曾有几多腥风血雨、污泥浊水，使她蒙受惨痛的灾难和深重的屈辱。北宋废相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中有道：“……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可不是，世事巨变，人间沧桑，而石头城、莫愁湖、台城柳依然故我，不！更加焕发了芳姿，染上了新时代的色彩。但偶尔几处民国遗迹，又不禁使人们遥想起已经逝去的那个动荡的时代，忆起那个在大陆上已经消失了的国民党蒋介石南京政府及其有关机构。君不见，如今位于水西门外江东门的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那罗马式建筑的机房，那两座120米直插霄汉的德国造铁塔，正是昔日之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

“中央广播电台”这座政治大舞台，曾上演了多少历史活剧，牵涉到多少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政治活动。创业伊始，它就以“党国喉舌”面世；抗战的烽火，在它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日军进逼南京，它又随“国府”西迁重庆，在巴山蜀水之间，强大的电波穿透重重雾障，沟通了前线 and 后方，联结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1946年“还都”南京后，新的内战爆发，“中央广播电台”又开始了它动荡复杂的岁月……在血与火之中，天翻地覆，1949年，历史在这里揭开了新的一页。

让我们由此打开这昔日的门扉，进入历史的殿堂信步巡游吧。

“揭幕大典”前前后后

1927年4月18日，即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变发生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到了1928年，国民革命军则完全驱逐了孙传芳势力，底定江淮。移师北指。其时，“党国”要人们深感除了政治韬略和军事斗争之外，“主义急于灌输，宣传刻不容缓”。*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积极在南京筹建“中央广播电台”，并于是年8月1日举行盛大的“揭幕典礼”，拉开了“党国喉舌”这座政治大舞台的帷幕。

(一)

这座“中央广播电台”的出现，是“党国”要人陈果夫一手倡导和筹划的。事情得从四年前说起。

1924年的上海。秋风瑟瑟，落叶萧萧。果然是十里洋场，人群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各式车辆恰似黄浦江水不息地奔涌着，呈现出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繁华。眼下，这里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所盘踞，但远非他的一统天下，仅就列强各国的租界来说，就不为孙氏势力所能及。中国各派势力在这里潜藏、谋划、争斗着。有一位身着长衫的30多岁的男子，也在这里神秘地活动着。此人就是国民党要员陈果夫。

陈果夫，浙江吴兴人，出身前清豪门望族。其叔陈其美即陈英士，系民国革命的风云人物，早年留学日本，与黄郛、蒋介石“桃园三结义”，回国后，官至上海都督，他对结义小兄弟蒋介石——他辖下的一位团长，百般提携关照。1916年5月，袁世凯收买张宗昌派其营长程国瑞将陈其美刺杀于上海寓所。这曾令蒋

* 《广播无线电台年刊》中《我国之广播事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9年12月印行。

介石痛心不已。正是这般原因，后来成为国民党首要人物的蒋介石对陈果夫、陈立夫视若至亲。于是，蒋、陈结下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牢固关系。这次，陈果夫是奉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之命，来沪为黄埔军官学校代办军务和招生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果夫听到了无线电广播。经打听，原来是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装设的一座100瓦广播电台，专门播送商情广告、音乐歌剧、教堂礼拜等。这引起他莫大的兴趣，并进而联想到：利用无线广播电台进行宣传教育，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四方收听，广为传递，纵然万里之遥，关山阻隔，也可转瞬即至；且说唱俱全，足以令人耳目一新，即便文盲村叟，亦可收听，比起办报纸来，其功能要强上许多。于是，1925年夏，他给远在广州的蒋介石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并问及是否要收集无线电人才。蒋介石立刻复电：很需要，希望罗致。陈果夫即在1926年先后到上海龙华、杭州等地积极活动，多方邀请无线电专家，但一无所获，因为当时广东政局未稳，专家们无一人愿涉足是非之地。

但陈果夫并不死心，他当即回到广州，同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商及此事。俩人一拍即合，并取得蒋介石的支持，决定在广州设立广播电台。当时找到一位后来成为三青团的骨干人物李熙谋办理此事。李称需毫洋5万元。可是掌管财政的宋子文并不积极：一来经费困难，二来怕该款被挪作它用。最后说妥由陈果夫负责保管、筹划，方领到款项，兑成大洋4万元，其中提出5千元交李带到上海办机器。不料此人到上海跑了一趟，将所带5千元用得精光，一事无成，回来报告说需17万元才能办到。这下就难住了，结果李熙谋挨了一顿骂，设台之议归于停顿。但所余3.5万元，却另交由一位名为李范一的在上海搞起了一个无线电机制造厂。

时光荏苒，到了1928年春，陈果夫在南京接李范一报告，说上海有一部500瓦广播机，已有人要订购，尚未付定洋，如果要，

可先预订。当时，蒋介石和大部分中央委员不在南京。情急之中，陈果夫同戴季陶、叶楚伦相商，鉴于广播电台“洵属于宣传利器”，决定委托军事委员会驻沪无线电机制造厂代办订货，并由该会交通处长李范一规划一切。于是，向美商开洛公司订购500瓦播音机一座，计银1.9万两。陈果夫个人出面借得7千两银子，支垫出去，作为定洋。不久，由中宣部长叶楚伦委任后来成为“中统”局副局长的徐恩曾为电台主任，负责筹办台务。后来成为中央广播电台台长的吴道一，系徐恩曾的上海交通大学（当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同学，经徐介绍到中央组织部任事，他同程辟金、余井塘三人，早在1927年4月，由陈果夫提名并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95次常会决议委派为筹建广播电台的干事，这时便共同参与该项工作。

是年5月，勘定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西南隅旷地为台址，由上海大新营造厂装配铁塔及建造房屋，装机工作于7月着手进行，日夜兼程，至7月中旬全部完竣。同月，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155次常务会议对建台计划予以追认通过，台名定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呼号暂定XKM，X系国际无线电公会当时指定为中国广播电台专用之字母，KM代表国民党。

至此，一切就绪，只待举行揭幕典礼了。

（二）

1928年8月1日。

这一天的南京，淹没在一片酷暑热浪之中。那低垂的云幕，那弥漫的阴霾，全然没有减弱如火骄阳的赫赫炎势，反而更增添了几分郁闷。更令市民们不安的是，全城军警游弋巡行，戒备森严。位于城北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附近，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300米的前方，武装军警站在新置的于右任手书飞扬道劲的“中央党部”四字牌坊下，挡住行人，不许前进。

原来，今天原定是国民党中央二届五中全会开预备会的日子，又是追悼北伐阵亡将士的第一天，再者，中央广播电台举行揭幕典礼。党国要人已云集金陵，故特别加强了治安措施。

上午的追悼会开得很顺利，气氛悲壮而昂扬。午后，中央党部大院热闹起来，换上了一番喜庆景象。

国民党首脑蒋介石，刚刚由北平风尘仆仆地赶回南京。他显得颇有兴致地同各地代表寒暄、接谈。代表们知道：蒋介石目前所面临的形势还是乐观的，经一年多的争斗、运筹，各方势力大多就范，就连奉天的张学良也正式表示将改悬青天白日旗，隶属于国民政府。这次北平之行，他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诸位总司令的会谈是成功的。对肃清关内张宗昌、褚玉璞残部等重大问题已定下计划，7月25日的西山告别宴会也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但是也有不容乐观的一面：各地军事势力貌合神离，拥兵自雄，朝附夕叛之事时有发生，即如眼下平江第五师兵变事尚未收拾干净，特别是“有主义、有国际背景”的中国共产党，更是他的心腹之患。很多问题，都要在这次五中全会上作出决断。但是这个会是否开得起来，还是个问题：顾孟馥、陈公博等滞留港、沪，何香凝等左派人士与其政见不同，特别是反复无常的汪精卫，还有胡汉民等抗志海外，任你中央催促、社会团体电请，他们稳坐钓鱼台，不来就范。而开会一事，早已宣示中外，倘若有变，将如何处理？这显然是与会者担忧的问题。

果然这时到会者竟连起码的法定人数也不足！无奈之下，蒋介石决定大会延期，当天改开非正式的谈话会，草草了事。这样，中央广播电台的揭幕典礼，便成为较为突出的政治活动了。

此时，中央电台大院里里外外已是沸沸扬扬的一片：两座新架设的140英尺的发射铁塔，在当时的南京，算是最高建筑了；编播中心和发射机房也集中在院内。那个年代，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刚刚诞生八个年头的无线电广播，着实是个崭新事物，所以铁